

潘年英作品 VILLAGE

THE WORKS OF PAN NIANING



# 寨子

远在天边的

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和风景名胜管理局组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在天边的寨子 / 潘年英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21-09972-3

I. ①远… II. ①潘… III. ①少数民族—乡村—贵州省—图集 IV. ①K927.3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0604号

责任编辑 / 张良君 代 勇

英文编辑 / 戴 俊

装帧设计 / 钟 帅 等

封面制作 / 陈 电 郑亚梅 杨建黎

编 务 / 何 春 吴楚晗 王 霞 盘 军 朱 伶

书 名 / 远在天边的寨子

文、图 / 潘年英

组 编 / 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和风景名胜管理局

出版发行 /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话: 0851-6828612

印 刷 /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 270mm × 288mm 1/12

印 张 / 20

字 数 / 5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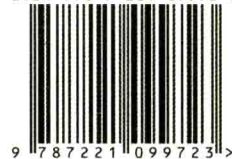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 1-2500册

书 号 / ISBN 978-7-221-09972-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221-09972-3



9 787221 099723 >

定 价: 320.00元

潘年英 作品

# 远在天边的寨子

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和风景名胜管理局 组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WORKS OF PAN NIANY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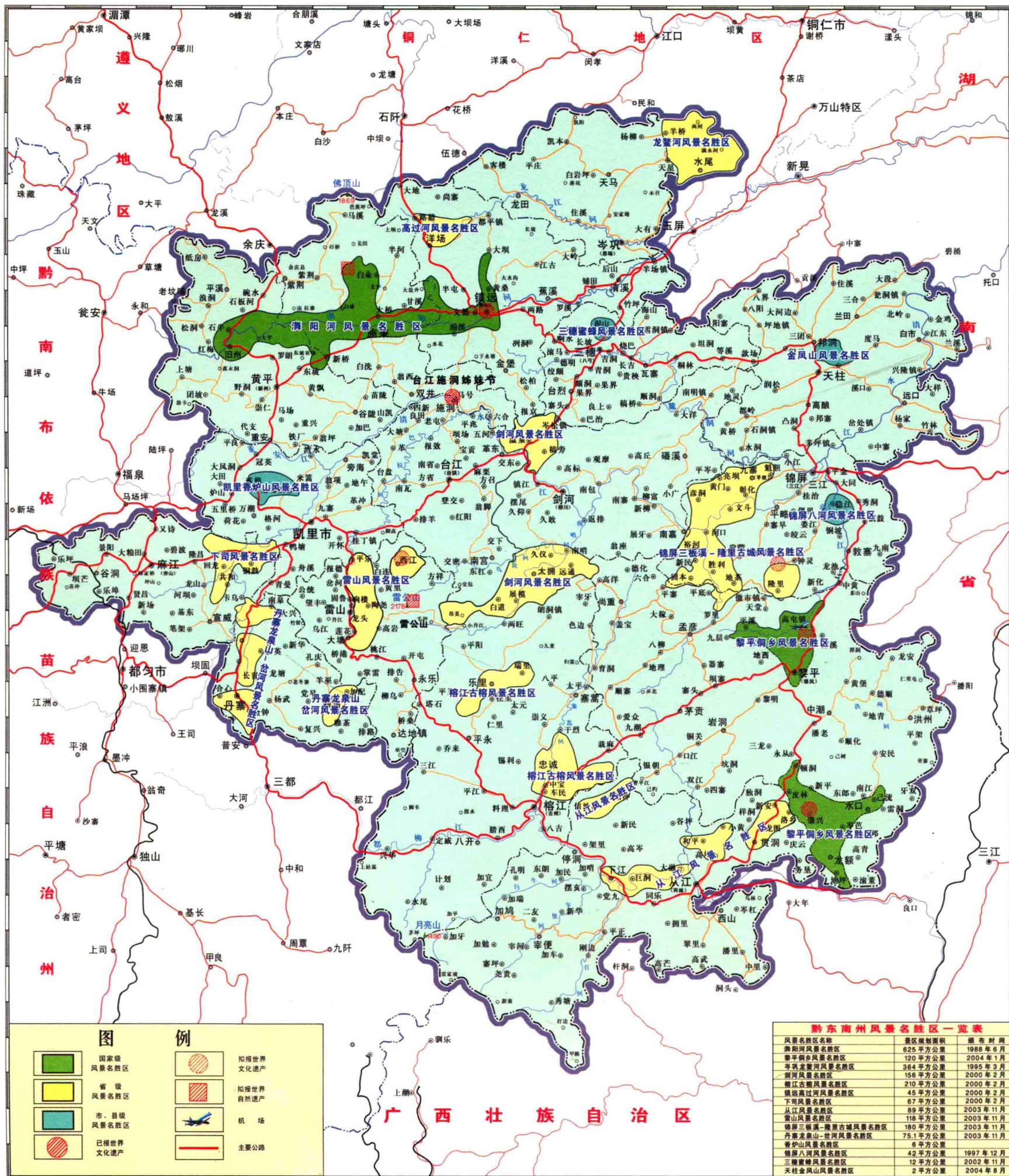
# Villages on the Edge of Heaven







# 黔东南州旅游景区分布图



## 图例

- 国家级风景区
- 省级风景区
- 市、县级风景区
- 已报世界文化遗产
- 拟报世界文化遗产
- 拟报世界自然遗产
- 机场
- 主要公路

## 黔东南州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风景名胜区名称	景区规划面积	申报时间
清江风景名胜区	625平方公里	1985年6月
黎平侗乡风景名胜区	120平方公里	2004年1月
岑巩老龙潭风景名胜区	364平方公里	1985年3月
剑河风景名胜区	156平方公里	2000年2月
榕江古榕风景名胜区	210平方公里	2000年2月
镇远高过河风景名胜区	45平方公里	2000年2月
下司风景名胜区	67平方公里	2000年2月
从江风景名胜区	89平方公里	2003年11月
雷山风景名胜区	118平方公里	2003年11月
锦屏三寨-隆里古城风景名胜区	180平方公里	2003年11月
丹寨龙泉山-岔河风景名胜区	75.1平方公里	2003年11月
雷山风景名胜区	6平方公里	
锦屏八河风景名胜区	42平方公里	1997年12月
三穗董蜂风景名胜区	12平方公里	2002年11月
天柱金凤山风景名胜区	2平方公里	2004年8月



# 目 录

## CONTENTS

前 言 Preface .....	009	归 双 Guishuang .....	072
巴拉河 BaLa river .....	020	黄 冈 Huanggang .....	074
岷 扒 Biaba .....	024	加 榜 Jiabang .....	076
岷 沙 Biasha .....	026	加 簸 Jiabo .....	080
白 岩 Baiyan .....	028	加 车 Jiaju .....	082
摆 贝 Baibei .....	031	九 摆 Jiubai .....	084
包 交 Baojiao .....	032	腊 酉 Layou .....	086
报 京 Baojing .....	034	郎 德 Langde .....	088
车 江 Chejiang .....	036	老 屯 Laotun .....	092
大 利 Dali .....	040	巴 治 Bazhi .....	096
大 塘 Datang .....	044	两 羊 Liangyang .....	098
方 祥 Fangxiang .....	046	麻 鸟 Maniao .....	100
枫 香 Fengxiang .....	048	盘 杠 Pangang .....	102
付 中 Fuzhong .....	050	平 甫 Pingfu .....	106
干 月 Ganyue .....	052	平 架 Pingjia .....	108
高 坝 Gaoba .....	054	桥 兑 Qiaodui .....	110
高 峒 Gaotong .....	056	桥 歪 Qiaowai .....	112
高 排 Gaopai .....	060	桥 港 Qiaogang .....	116
高 维 Gaowei .....	062	桥 王 Qiaowang .....	120
高 岩 Gaoyan .....	064	雀 鸟 Queniao .....	122
高 增 Gaozeng .....	068	三 龙 Sanlong .....	124

述洞 Shudong····· 126  
水寨 Shuizhai····· 128  
堂安 Tangan····· 130  
桃香 Taoxiang····· 132  
陶尧 Taoyao····· 134  
望坝 Wangba····· 136  
文斗 Wendou····· 138  
翁王 Wengwang····· 142  
乌的 Wudi····· 144  
乌秀 Wuxiu····· 146  
巫泥 Wuni····· 148  
西江 Xijiang····· 150  
下江 Xiajiang····· 156  
小黄 Xiaohuang····· 158  
岩洞 Yandong····· 162  
彦洞 Yandong····· 164  
羊先 Yangxian····· 166  
瑶白 Yaobai····· 168  
也蒙 Yemeng····· 170  
银潭 Yintan····· 172  
寨头 Zhaitou····· 174  
占里 Zhanli····· 178  
掌雷 Zhanglei····· 182  
肇兴 Zhaoxing····· 186

竹坪 Zhuping····· 190  
独家寨 Dujiazhai····· 192  
独南 Dunan····· 194  
飞水岩 Feishuiyan····· 196  
高峰 Gaofeng····· 197  
高郎 Gaolang····· 198  
姑飞 Gufei····· 200  
加宜 Jiayi····· 202  
脚尧 Jiaoyao····· 203  
旧州 Jiuzhou····· 204  
巨洞 Judong····· 206  
开屯 Kaitun····· 208  
流架 Liujia····· 209  
龙塘 Longtang····· 210  
排里 Paili····· 212  
恰里 Qiali····· 213  
三门塘 Sanmentang····· 214  
温泉 Wenquan····· 216  
新民 Xinmin····· 217  
羊苟 Yanggou····· 218  
羊排 Yangpai····· 220  
也都 Yedu····· 222  
掌批 Zhangpi····· 223  
增冲 Zengchong····· 224

# 前言

## 展

现在读者眼前的这100个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影像，是从我的成千上万幅村寨图片中遴选出来的。而即便是那成千上万张图片，也依然不是我见识过的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全部，甚至连半数都说不上。我不知道黔东南到底有多少个像这样的自然村寨，我只知道自己影集里关于这样的图片还有很多很多，多得看不过来。我亲历的也很多很多，同样多得数不过来。我从30年前开始在黔东南乡村大地行走，也从那时开始用相机拍摄黔东南民族村寨，记录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影像。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专门拍摄“寨子”的意识，我只是觉得每当走到一地，都能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寨子，于是就顺手拍下了。当然我那时候拍摄下来的图片，因为超级的业余，质量没法讲究，所以如今能保存下来的关于30年前黔东南民族村寨的高质量影像，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张。其实不用说30年前，就是20年前，也还是没有。因为对于摄影，我最初实在没一点兴趣。我当初之所以拍摄，出发点不是喜欢，而是需要——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科研部门工作，所研究的方向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被动拍摄了一些照片。由于缺少热情，自然也缺少相应的技术支持，所以我当时所拍摄的东西目不忍睹，如今回头去看，能挑拣出来的照片几乎为零。当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那些照片本身的资料价值还是不容否认的，但艺术价值就真的谈不上了。而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对于摄影的态度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现在想来真是罪过。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因偶然接触到了广东的一位业余摄影家，才在他的热心指点下，开始真正爱恋上了摄影。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自学摄影并大量拍摄和记录黔东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图文书。比如《摆贝》，比如《文化与图像》，比如《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等“乡俗中国”系列。而后我在整理影集的时候又突然发现，我居然在不知不觉间走过并拍摄下了隐藏于黔东南山地莽莽峦峰和丛林之中的成百上千个民族村寨，而且我发现这些村寨是如此的美丽和神秘，又是如此的个性十足而耐人寻味，于是我有了把这些照片结集出版的打算。

但真正促使我产生结集出版《远在天边的寨子》念头的却是由于另外一个更加直接的契机，那就是我曾经受邀为《当代贵州》写作一个专栏文章，当时我自己的命名叫“田野随笔”，但后来实际刊出时被编辑修改为“名家走笔”。刊物是半月刊，我写了一年，总共写了24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配有相应的图片。图文并茂，反响良好。我的很多远在贵州的旧交就是通过这个专栏而得知我业余爱好摄影的。我本来还想继续写作下去，因为我手头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但遗憾专栏写作一年后不知何故被叫停。我意犹未尽，但也无可奈何。专栏写作中止后，我自然首先想到了结集出版。因为文章里的故事差不多都是以村寨为单位来讲述的，所以我拟书名为《远在天边的寨子》。一个寨子一个故事，再配一幅图片，我猜想这书如果出版应该很有价值。我把这想法跟一些做出版的，或者做出版资助的朋友说过。他们都以为这想法很好，主意不错，很值得做。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还热心为我牵线搭桥，到深圳某乡土文化基金组织去帮我申请出版资助，后来那个基金组织的一位项目负责人还专门约我见了一面，我们谈了一下午，大家相谈甚欢，可惜这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不过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即在那不久之后，我受黔东南州旅游局的委托，拟编辑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专门介绍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大型图册，我给他们汇报了我的这本《远在天边的寨子》的书稿。对方一听非常高兴，说这样的内容正与他们项目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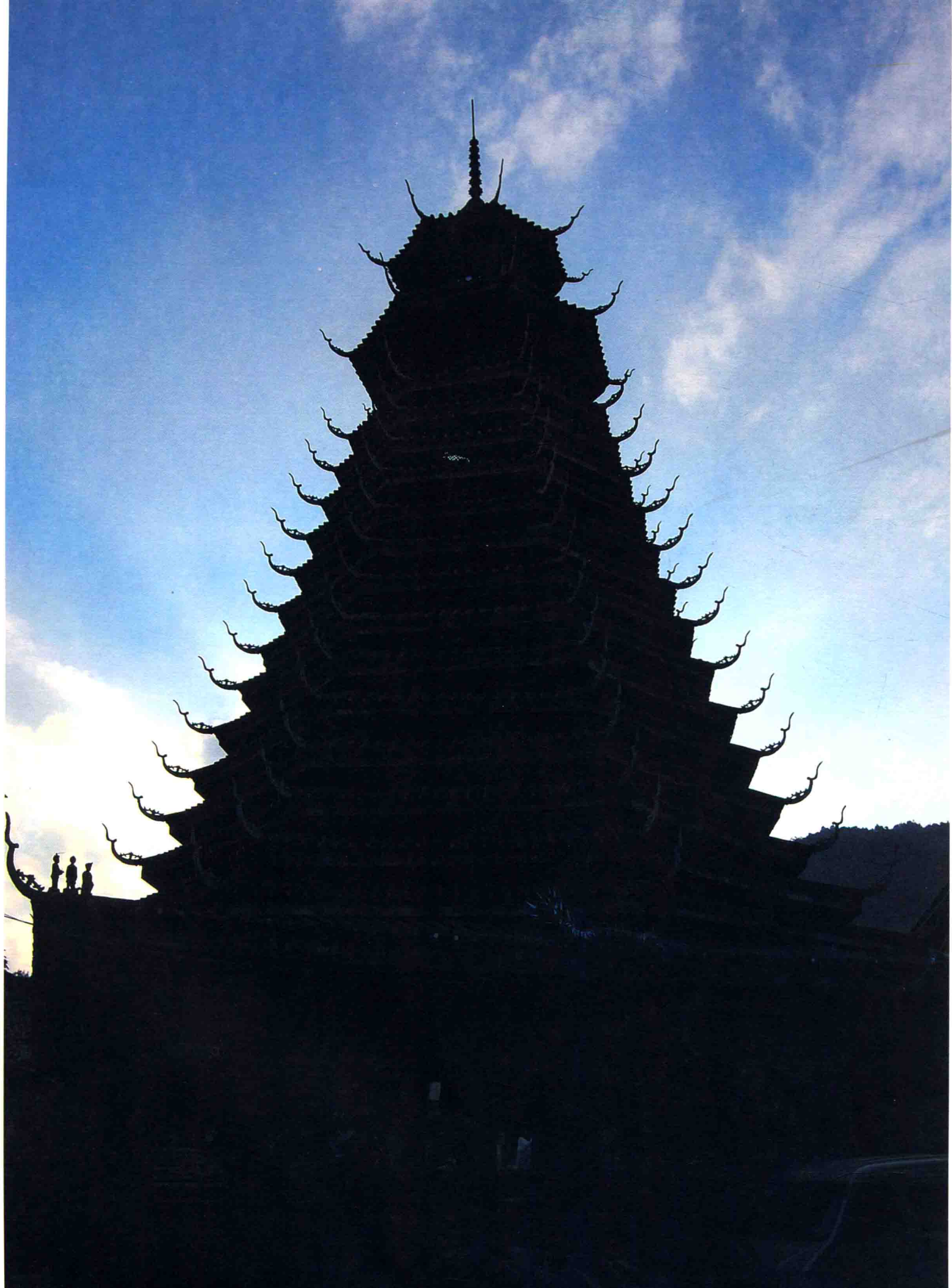
求相吻合。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只是最终成书的形式与我当初的设想稍有不同——经过多方的讨论和协商，我原来的书稿和图片被分成两本书来出版，一本就叫《远在天边的寨子》，专门以图片的形式介绍黔东南的民族村寨，另一本叫《行走黔东南》（暂名），以我原来在《当代贵州》发表的24篇专栏文字为基础，适当补充新的篇章，详细介绍和解读黔东南苗村侗寨背后的文化密码。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何乐不为！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本大型图册。

客观而论，对于摄影，我虽比30年前或20年前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热情，但我实际的投入还是非常不够的，比起那些专业的摄影家来，我在时间、技术、器材等方面的投入都少得可怜。当然话说回来，这画册也自有独到之处。有人说，我拍摄的照片有人类学的视角和内涵，自然，朴实，比较耐读耐看，对此我不置可否。我觉得任何艺术到最后，其实比拼的都已经不再是技术，而是思想。所以我对我所拍摄的东西从来不自尊自大，但也并不妄自菲薄。本册图像，我不敢说在艺术上如何如何，我只坚信一点，但凡是经过了自己脑子之后拍摄下来的东西，就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瞎拍。至少，作为首次以图片形式对黔东南民族村寨进行的系统描述和集中展示，这画册在引发人们更多地关注黔东南原生态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记得当初在给深圳那家乡土文化基金组织写作申请资助报告时，我提到了这本书出版的三点意义：一是展示黔东南原生态文化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二是为抢救和保存属于全人类所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图像依据；三是填补有关“寨子”文化研究的空白。而后在给黔东南州旅游局申报的画册项目出版计划书中，我又写道，“寨子”是人类早期居住的一种形式，是各种族群“聚族而居”的直接结果。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寨子被不断的壮大，最后演变为城市。而有些寨子则由于各种原因得以继续保留下来，并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黔东南的少数民族“寨子”因其地理环境的强烈切割和交通闭塞而得到更多的保存，也因此更多地保存着原生态文化的特点，形成了一道道风格各异的文化景观。《远在天边的寨子》这本书，通过对黔东南境内100个极具文化个性特点的“寨子”进行介绍，目的是要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黔东南文化的特点，同时也给黔东南和世界建立一份极其珍贵的原生态文化档案……这些目标如今是否达到，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和读者的评说。如今重新翻阅这些图片，我内心百感交集，一来我庆幸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中居然走过了那么多地方，见识到了那么多极富魅力的原生态民族村寨，从而使我卑微的生命也充满了精彩的乐章；二来我也感慨时光的无情，使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过了半百年龄，我不知道还能走多久？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美丽的寨子在等待着我的亲历和发现。记得《当代贵州》为我开设“名家走笔”专栏时，编辑曾有过这样的按语，说“一个成天背着相机，头戴草帽，穿一双解放鞋，长年奔走在贵州的高山深谷里，出版了《雷公山下的苗家》、《长裙苗短裙苗》等三十余部著作的人；一位从事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在大学里教授《新闻摄影》课程的教授——他就是潘年英，一个从贵州走出去的知名作家、人类学家。每一年，他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回到贵州的乡间田野里去行走和观察。他的足迹几乎遍及黔中大地的每个角落。而无论在哪个寨子，他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都会被那些美丽的村寨和各种传奇故事所震撼。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跟随潘年英的镜头和文字，一同去分享他那来自民间大地的感受与思考。”那么显然，我的行走和拍摄，从大处讲，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从小处讲其实这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使然，或者说是一种难以挣脱的宿命。我曾认真想过，其实对于行走我内心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我热爱荒野，渴望在大自然中跋涉，独自孤身一人仗剑走天涯；但另一方面我也特别渴盼过安宁清静的日子。事实上我内心更倾向于守候着一个温暖的小家，种地，看书，写作，过最简单朴素的生活。所以我年轻时的梦想并不是做学者，而是做作家。当然最终我什么都不是。这似乎也是一种宿命。但正如人们经常说到的那样，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在让我付出了全部青春的代价而最终一无所有的同时，又补偿给我这成千上万张寨子图片的收获。现在，这些照片成了我这半生唯一的财富和积蓄。

曾有多人问过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去拍摄这些寨子？黔东南的民族村寨到底有何魅力如此吸引你的目光？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真诚答复，一切说来话都长。从大的生存背景上说，黔东南各民族依托的是一种与平原地区不同的山区地形，这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极不利于规模农业的耕作，却有利于在大规模的族群战争中保存力量，谋求生存。如今隐藏在黔东南山地的苗族和侗族等各族人民，正是在主流社会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征伐和剿杀中，利用了大山深壑的天然屏障，才求得族群的生存和延续的。而在求得生存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又在时间的长河中，进一步谋求与自然的共生之道，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平原文明的山地文明。这山地文明的相关特征已被在我之前的无数专家学者描述和总结过了，诸如“干栏建筑”、“梯田文化”、“吊脚木楼建筑”、“火塘文明”、“刀耕火种”、“山林农业”、“多种经营”……等等等等。但也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尚未有人涉足和深究。比如村寨的风水美学问题，又如复杂的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信仰与学说之类。总而言之，寨子存在的历史要比我们想像的要久远得多，其存在的依据也要复杂得多。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山地文明背景，黔东南民族村寨的格局，就在表现出有相同与相似的文化共性特点的同时，又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空间距离有时小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俗言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在黔东南山区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很多村寨仅仅相隔几里路，文化风俗就完全不同。有些甚至只隔了一条小水沟或一道山梁，就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苗族的大塘村，侗族的高维村，都属于此类。前者由一条小溪自然分隔着同一族群的两个不同支系——短裙苗和长裙苗，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个支系之间是互不通婚的，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也非常之大。后者则由一道山岭区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汉族和侗族。而对于那些相隔较远的村寨来说，这种文化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那么显然，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无论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还是从摄影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极大的魅力。但即便我们不是从学术研究和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观察，黔东南很多寨子的自然风光的魅力也是一目了然不可抵挡的。比如雷山的高岩苗寨和排里苗寨，整个村寨建筑在一处悬崖绝壁之上，三面是断崖，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沟通，那种险峻与美丽，就像世界上很多的名山胜景一样，看一眼就会惊心动魄，终生难忘。而一当你有机会走进这样的寨子，你心里自然就会产生无穷的疑问和无限的遐想，也自然会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去追溯他们建寨的历史。那么到了后来，则你不仅会对其历史发生浓厚兴趣，而且你也会对其先民的生存智慧由衷敬佩和慨叹。

寨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四周有栅栏或围墙的村子”。可以想见，以前的寨子都是有围墙的。今日黔东南的许多村寨依然保留了这个特点。有名的岜沙苗寨和占里侗寨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历史残迹。青青的藤蔓植物，爬满了一段古老的石头围墙，构成屏障，中间一道寨门，又连通着寨内与寨外两个世界。每当来到这样的村寨，我都会在那些残缺的围墙边驻足观望，沉思良久。我已经无法想象和复原这些寨子在更久远的年代里的原始模样，但我知道，如今它的模样却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历史参照和夕阳晚景，毕竟我们今日正处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现代化浪潮正如飓风一般席卷全球，摧枯拉朽，不可阻挡，没有任何角落可以幸免。因此时间终究会流逝，曾经辉煌的文明也注定会成为历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所以悲叹是没有用的。凭吊和伤感也都无济于事。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或许就只有力所能及地，把见识到的东西拍摄下来，记录下来，以便为我们将来的日子做一个见证，证实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生活，曾经拥有过如此美丽的风景，以及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文明。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也是我们本来可以继承的遗产。







# Preface

The 100 photo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evolved from stockades in primitive, basic administration units now), taken in Qiandongnan (southeast part of Guizhou Province) in this album are carefully chosen from hundred thousands ones of mine, which are only amount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se villages I have ever seen, even not a half though. I have no idea of how many these naturally made villages exist in this region, but the photos I took in my albums are too many to be counted one by one, as much as the experiences I underwent there. I remember that I began to visit thes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Qiandongnan with a camera, recording the various local livelihood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in my mind for this book *zhazi* (stockades primitive, villages now) thirty years ago. It just seemed that thes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scattered everywhere in this region, unique and exquisite enough to be taken by my camera at will without any professional angle, methods and equipments, resulting in that high-quality photo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were rare. To be honestly, no single photo was up to standard even twenty years ago because I showed no zest in photograph initially. I started to photograph for one purpos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research, not for love but for need, as I was assigned to a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after gradu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As a result, there were plenty of photos full of study value but less aesthetic value. I kept this idly attitude, which was a fault indeed, till I met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began to love taking photos in reality on his advice around ten years ago, from which I learned photographing in a more professional way by myself and began to photograph more. Afterwards I published series of albums and books about the ethnic minority livelihood in Qiandongnan, such as a series of “Village Customs of China”, including *Baibei* (a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 of Qiandongnan), *Cultures and Images and The Original Pictures of Stockades of Qiandongnan*, etc. It came to me one day that I might publish a large-scale album of all these 100 selected photos when I browsed and began to sort out from substantial photos which reminded me of the hundred thousands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 visited, hidden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in a mysterious, beautiful, specific and intriguing status.

Whereas, another trigger of this collected album was the opportunity when I was invited to write 24 essays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with pictures concerned within one year for a column, named “Mingjiazoubi” (means master essays) by the edited from the original “Tianyesuib” (means essays of fields) by myself, of the bimonthly magazine *Guizhou Today*, through which my old friends of Guizhou Province knew that I was fond of photographing as well. It’s a pity that this column was suspended with unknown reasons.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publish a book, consisting of all the essays about th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another day,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ith writing impulses, though without alternative for the time being, which I pondered of value. I even named the imaginary book as *Villages on the Edge of Heaven*, inspired by the way that the 24 essays were written: one village, one story with one photo. I exchanged the idea with friends in Press or Press Foundations with positive responses. One of them even applied for a Foundation of village cultures in Shenzhen city in name of me, which failed however after a pleasant meeting with one of the persons in charge in the Foundation. Then came the turning point. Shortly after,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Qiandongnan offered a potential cooperation chance to publish one album, introducing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Qiandongnan after my recommendation of the manuscripts of *Villages on the Edge of Heaven*, which attained their goal of promoting Qiandongn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ublishing projects. Finally, the imaginary book *Villages on the Edge of Heaven* comes